

書叢年少

得彼大

編里萬林

行發館書印務商

少年叢書

大

林萬里編

彼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得



3 0646 2610 8

206735



大彼得目錄

第一章	緒論	一
第二章	彼得之誕生	二
第三章	彼得之幼時	四
第四章	蘇菲亞之亂	一二
第五章	彼得壯年之海軍規畫	一四
第六章	彼得之外國漫遊	二二
第七章	彼得之內治改革	三二
第八章	彼得之外交及侵略	三七
第九章	彼得之晚年	四八
第十章	彼得之人物	五五
第十一章	彼得之遺訓	五九

大彼得

第一章 緒論

吾作大彼得傳。吾自問作此傳何意。

爲彼得之權變機巧。欲以爲當世法耶。則權變機巧之士。吾國史傳中。固多有之。何必遠取之歐洲。且是亦惡足法也。爲彼得之變法革新。而欲引之爲守舊者鑒耶。似矣。然是亦未足以盡吾意。夫俄羅斯當日。人民蒙昧未開。故必以專制獨裁行之。而始有效。吾國今日之國情。與當日之俄不同。而人民開化之度。近亦漸進。朝廷卽翻然革新。效法日本。頒布憲法。而欽定憲法。尙未必足厭草野之望。況專制獨裁。適足爲亞東大陸。生產許多虛無黨也。

是二者。皆非吾作傳意矣。然則吾曷爲而傳彼得。曰彼得一生事業。軍事規畫。居其大半。傳彼得者。欲以振盪尙武之精神。而救吾國之文敵也。且夫俄羅斯

當日不得與歐洲列強齒久矣。北負北海。盛夏以外。終歲結冰。東隔西伯利亞大漠。土地礪瘠。氣候嚴冷。皆無足以大施設。所欲引首伸眉者。西南耳。然而瑞典方盛。脅丹麥諸國。以與之抗。土耳其扼黑海之峽。使俄不得出南方一步。彼得處此形勢。乃能奮然圖強。蒐討軍實。南出亞東。西得波羅的。兵力爲歐洲冠。卽至最近遠東之敗。而國力如故。崛起不屈。夫俄羅斯專制政體。無足論矣。而原其所以致強之故。豈非兵哉。吾國戎略不修。藩籬盡撤。國民視當兵爲畏途。笑尙武爲目論。處萬馬東向之時。而朝野士夫。顧乃揖讓紆徐。坐而論道。嗚呼。死者不能再生。亡者不能復存。衆生芸芸。何慕於蛾之奔火也。語曰。待文王而後興者。凡民也。若夫豪傑之士。雖無文王。猶興。嗟我國民。幸勿以凡民自居。徒嘖嘖於彼得之業。以爲非彼莫能任也。

第二章 彼得之誕生

千六百十三年。羅馬信氏。始爲俄國皇帝。（其前俄皇屬他姓也）其第二世曰

亞歷須彌者。娶貴族女漪明脂爲后。后生四子二女。中二子皆夭逝。存者曰黑窩德。曰易黃。顧皆弱質。獨長女蘇菲亞。強健有才。未幾后沒。亞歷須彌慮其二子不能任政。而俄制女子又不得嗣皇統。乃更納那達利亞爲后。后卽彼得母也。

先是朝臣妬那達利亞家寵盛。思以事中傷之。顧未有間。舉行結婚式時。那達利亞因結髮太急。暈於地。朝臣乃賄侍醫。令誣后有狂疾。帝怒。謫后於西伯利亞。會有上書告其事者。帝悟。乃窮治誣者。遣使迎后歸。爲夫婦。遂以千六百七十二年五月三十日。生彼得。

彼得軀幹修偉。體力亦強。生六月卽能疾走。亞歷須彌知此子爲大器。爲置侍從。二乳媪。一太傅。二皆慎其選。稍長。乃減扈從。聘學士奇氏爲之師。奇氏爲有名教育家。旣受命爲師。因察彼得性情。徐施教育。彼得性活潑。且喜事。奇氏欲使彼得廣聞見。引起其向學之心。乃時引彼得入殿中畫室。與之講述先代偉人事業。更以城塞船舶模型。及山川海陸地圖以進。每施教育。務先喚起其興

味感情。而後爲之講論指示。說者謂彼得所以能成偉人。多得諸奇氏之教云。

批評

周公傳成王。亞里士多德傳亞力山大。而奇氏傳大彼得。皆能成爲雄主。賢傳之功。大矣哉。史家之紀帝王。好言其生有異稟。顧明君英主。猶必以賢傳之力。而後成材。則世之無異稟者。安可不求良師。而以受教誨爲急務哉。靈王生而有鬚。彼得生六月。卽能疾走。史家紀帝王。每喜鋪張揚厲。大率類是。故盡信書。則不如無書。

第三章 彼得之幼時

本章分三段。以次敘述之如下。

一 自黑窩德嗣位至彼得登極

彼得生四歲而父沒。長兄黑窩德嗣位。朝臣黨黑窩德者。久欲放逐彼得。先帝在日。有所憚不敢發。帝既沒。於是黑窩德嬖臣曰耶士哥弗者。矯詔稱宮殿狹

隘令那達利亞后與彼得移居離宮。宮在數十里外。耶氏意欲使那后及彼得不得近新皇后。覺其僞。不奉詔。彼得見母鬱鬱不樂。問母何故。得母念先帝耶后。涕泣密語以移宮事。彼得聞之大恚。乃逕造黑窩德室。與黑窩德握手大呼曰。

兄乎。吾將以耶士哥弗事懇汝。耶士哥弗欲放逐吾母及吾。以間吾骨肉。吾聞昔有哥德諾弗者。逐皇子埜彌。後遂殺之。彼耶士哥弗者。寧非埜彌吾耶。兄乎。吾若移居。必與兄俱。吾生命乃無恐。否者。吾不願行。

言已。涕泣被顏面。更旁顧侍女厲聲而言曰。

吾獨非先帝子耶。曷爲不得居先帝之宮。

時彼得年才五歲。所吐語語出肺腑。黑窩德聞之大驚。與之接吻。且慰之曰。

弟幸無憂。吾寧聽耶士哥弗妄爲耶。

黑窩德乃親詣后處謝罪。且捕耶士哥弗。請后處置。后命釋之。黑窩德乃褫其官職。逐之宮外。

耶氏既禡職。其黨益啣后及彼得。日間之於黑窩德前。后不自安。乃與彼得移居於普列伯鄉。彼得時十歲。姿容秀偉。金色髮覆額際。眼大而黑。目光如炬。一見而知爲偉人。

黑窩德納普拉克亞爲后。三月而逝。無子。羣臣大憂。因會議於殿中。或言黑窩德臨終。遺命以位傳彼得。或言易廣也。彼得之異母兄議久不決。大教師高德乃前曰。諸君幸同心協力。選新命。不可徒爲黨爭。致危社稷。時會者數十人。同聲呼曰。願戴彼得爲帝。於是彼得乃以公選登帝位。然年尙幼。不能蒞政事。以母后那達利亞攝政。

二 自彼得登極至蘇菲亞專政

於時俄國朝野。外若無事。而蕭牆之禍。蓋已潛伏。黑窩德姐蘇菲亞。年二十五。素與那達利亞后不協。恐政歸母后。不利於己。先是俄制女子不得參與典禮。且不許接見人民。蘇菲亞不顧。徑詣黑窩德墓會葬。儀既終。蘇菲亞故爲悲哀之狀。泣訴於衆人曰。

我國民乎。汝知耶否耶。先帝黑窩德。蓋鳩殺於毒婦之手（指那達利亞后）者。烏乎。妾之痛恨。果何似耶。妾今身陷孤危。祇有一弱弟。汝等乃不欲其爲帝。而願戴彼得。我果何負於國民。國民若以我爲有罪。幸速放逐我。我亦無悔。

蘇菲亞既爲沈痛語。冀以激動人聽。乃更與心腹謀。欲煽耶穌教徒起亂事。因流言曰。黑窩德之死。實出於鳩殺。臨終遺命以位傳易黃。而耶爾斯康（那達利亞后之弟）迫易黃以位讓彼得。衆以彼得得位。係出公選。知蘇菲亞誑也。不之應。獨射擊隊應之。射擊隊者。自易黃四世時編設。以之警衛帝室者也。隊中人不營生計。衣食皆仰縣官。沈湎驕惰。無所不至。又以長官蝕其餉糈。怨望思亂已久。既聞流言。欲以是爲藉口。冀遂所欲。蘇菲亞因遣人告之曰。

賊臣那爾斯康。毒殺易黃。謀爲不軌。國家存亡。在於呼吸。君等世受國恩。夙抱忠義。其各努力用命。以鋤奸逆。清王室。事定之後。行當論功。

射擊隊聞命大喜。乃於五月十五日黎明。擁兵入宮廷。破扉進前殿。立朱階下。

大聲呼曰。速命殺易黃賊臣那爾斯康出。后聞變大驚。卽以易黃彼得出示之。暴徒見易黃在。知爲蘇菲亞所誑。衆垂散矣。中有巨魁呼曰。易黃雖在。然不殺那爾斯康。終恐他日爲患。乃更同聲索那爾斯康甚急。因大索殿中。迄不能得。暴徒又聲言。不得那爾斯康。將盡戮貴紳。后不得已。命那爾斯康出。那爾斯康遂爲亂兵所殺。血濺殿庭間。時彼得獨立朱階觀變。不少怖。

射擊隊皆異教徒。(俄國稱與國教異者曰異教)亂事定數日。都下盛傳國教大教師欲迫射擊隊咸皈依國教。暴徒聞之大憤。乃突入寺院內。築石投大教師。時彼得正居其室。見暴徒無禮。神色自若。馳入暴徒中。以皇冠示之曰。

朕一日戴此冠。必不許汝曹入正教徒之禮拜堂。汝曹但奉異教。大教師不迫汝曹也。

語畢。顧左右揮暴徒出。時彼得才十歲。英風凜然。暴徒憚之。因相約退出。國人以彼得十歲能鎮亂。驚爲天人。益敬慕之。

那爾斯康既死。蘇菲亞甚得意。更與朝臣謀。使易黃卽帝位。自是俄羅斯同時

戴二帝。顧易黃性懦。不能任政。政多歸彼得。蘇菲亞惡之。乃自居攝政。謂輔易黃也。實欲自攬朝中政權。

三 彼得幼時之軍事遊戲

彼得自幼好軍事遊戲。一日母后陳玩具几上。令擇所好者。彼得獨取小劍佩之。且曰。我軍人也。因日夜仗劍不釋。父亞歷須彌大悅之。令貴紳兒童。年與彼得齒者。從彼得遊。彼得既得遊侶。益喜。因編成小隊。自號大元帥。指揮羣童。爲軍事演習。時爲偵探。時爲司令官。或堙塹塞墉。執工兵之役。終日僕僕無倦容。是時蘇菲亞專政。彼得憤之。益以軍事遊戲自娛。嘗從外國教官學武術。因更編成一遊戲隊。卽今近衛隊之起源也。又募礮兵。日爲演習。以研究戰術爲務。其激戰甚烈。隊中常有死傷者。彼得亦嘗傷足。

彼得又從典墨蘭及烈何德二人。習礮臺建築術。及藥彈之學。又好爲器械學。遣人赴法蘭西。購測量器。聘荷蘭教師。使授測量之法。所習技藝。多至十四種。一日檢其先世貯藏物品。見一英國製小艇。是艇爲英女皇所贈。先帝物。垂壞。

矣。彼得一見大喜。自是忽思興海軍。因命伯蘭德修繕小艇。伯蘭德者。先帝時所僱荷蘭水手也。伯蘭德既受命。凝思數週。間乃完成小艇工事。彼得甚喜。泛之於約沙河上。

彼得嘗從母后乘輿渡河。適河水暴漲。浪溢入輿中。驚彼得。自是不敢近水。侍臣患之。欲矯其癖。乃約彼得赴獵。馳馬至大河前。彼得方欲取他徑。侍臣逕策馬亂流而渡。彼得徬徨不知所爲。見侍臣已立對岸。呼曰。帝速渡。臣且不懼河水。



帝寧懼耶。彼得勉強渡河。是後乃不畏水。

批評

英雄豪傑。性情未有不摯者。觀彼得對其兄之語。寥寥數言耳。乃能令聞者心惻。今人欲爲英雄豪傑。而不從心性上求其誠摯。豈非緣木求魚。

西諺有曰。搖籃所學。入墓方休。信哉。孔子幼陳俎豆。彼得幼佩刀劍。其異日所造。卒皆不凡。然則遊戲雖小事。亦不可不注意也。西人於兒童遊戲。多教以軍隊演習。國會演習。以開發其志氣。吾國兒童遊戲。不外賽鬼迎神。賭錢飲食諸事。卽此而論。固已輸彼一籌。

有騎馬者。一日墜傷。於是終身徒行。不敢近馬。彼得坐輿爲浪所侵。自是不敢近水。天下進取過銳人。偶一失敗。往往終身引鑒。不欲再前。遊戲之事亦然。苟行之不適度。或至爲一生進取之障。故不可不慎也。

或謂彼得躬爲帝王。故幼時軍事遊戲。長後卒成其志。若吾輩手無斧柯。縱有振興軍備之心。亦無從下手。奈何。應之曰。是不然。不見美國少年船之事。

乎。以小學生徒。節其餅餌之費。貯之銀行。不數月而成萬噸之軍艦。可見天下事不難爲。只在人之有心耳。

第四章 蘇菲亞之亂

蘇菲亞既專政。見彼得日爲遊戲。心竊喜之。顧終恐其年長難制。欲早除之。乃與近倖謀變更軍制。以獵夫游蕩之徒。廁行間。使之伺隙去彼得。時彼得新婚。(見下章)赴柏列亞旅行。將歸時。蘇菲亞遣人飛檄射擊隊。誣言彼得罪惡。且布間諜。使人民與那爾斯康之黨爲難。人民知蘇菲亞狡黠。相戒不墜其謀。蘇菲亞久之無所獲。乃更變計謀。募集市中無賴者。授以兵。編成一隊。陽以擁護彼得爲名。實欲使之圖弑。未幾彼得有友覺其事。以告彼得。彼得方寢。聞之大驚。無暇更寢衣。馳匿馬廐。其友挽馬至。彼得乃躍馬走一森林。其友挾御袍以從。乃共匿於寺院之內。

蘇菲亞知謀敗。因欲自掩護。乃上書乞帝早歸莫斯科。(俄京也)更親詣寺院

謁彼得。彼得以蘇菲亞送爲禍亂。不願與之相見。遣中官持節止之於途。暴徒知爲蘇菲亞所賣。亦大怨恨蘇菲亞。羣向彼得謝罪。願效忠王室以自贖。彼得乃乘機撲滅蘇菲亞黨。大捕黨人。檢一二巨魁。處以死刑。其他或流或錮。論罪有差。又引輕犯者數人。於稠人前數之。並宣言此等罪人。終其身皇帝不復加恩遇。處置既畢。幽閉蘇菲亞於修道院。與約非大祭日不許與皇族及親屬會見。彼得雖幽閉蘇菲亞。然以骨肉故。待之極有恩。除淨室以予之。並爲之廣置奴婢焉。

其後彼得遊歐洲時（見下）蘇菲亞又作亂。貴族及射擊隊。反對彼得改革之事。謀背彼得。擁蘇菲亞爲帝。哥敦將軍討平之。彼得聞報馳歸。處罰叛徒。再錮蘇菲亞。禁其與聞國事。（時蘇菲亞已被釋放故云）蘇菲亞之亂。凡十餘年。至是乃平。

批評

俄國貴族權力甚盛。故歷代君主。非如彼得之英偉者。殆守府而已。夫專制

國之君主號曰專制。而實際乃被專制者。俄之專制。與吾國類。而歷史亦然。吾國數千年來。宦官女后外戚之禍。史不絕書。俄亦如之。蘇菲亞之瓦。亂十數年乃平。其他俄史上。於此等事亦復不少。故今日俄國虛無黨之凌迫政府。亦可謂甚矣。然其所以不能得政權者。毋亦貴族所把持。非必君主意也。故近日虛無黨反對專制者。恆不反對君主。但與其貴族大臣抗。貴族大臣一屈。則帝政自倒。此固徵之已事。而可瞭者也。

第五章 彼得壯年之海軍規畫

本章分三段。以次敘述之如下。

一 巨艦之製造

彼得既命伯蘭德製艇。泛之約沙河上。欣然意得也。乃更欲造巨艦。因問典墨蘭何處有大江河。可以泊巨艦者。典墨蘭言。去此東二十餘里。有大湖。曰伯列斯羅者。良港也。足以弋巨艦。且可於其近旁設製造所。彼得聞之大喜。遂日夜

思赴其地。

彼得時往郊外遊覽。目擊俄羅斯貧窶疲敝狀。憮然懷思。以爲鄰國瑞典。土地較我小。而國富強。徒以有海陸軍耳。我國若留意軍備。富強可立致也。願欲與海軍。必先知製艦之術。典墨蘭之言若可信。則製艦屯艦。不患無地。吾當先往審視。然恐母后不許。乃僞爲欲往修道院祈禱者。請於母后。后許之。彼得因與伯蘭德及典墨蘭俱。未幾后知其事。殊以爲憂。然彼得已去。遂亦無如之何。彼得既抵伯列斯羅。審其地勢。負山面水。便於屯泊艦隊。且山多良材。可供製造之用。因召匠伐木。親執斧鋸。與匠同苦。居久之。已近冬令。朔風襲人。湖水皆結冰。不便製造。乃歸。因於千六百八十九年。納羅馬那德氏爲后。從母后意也。結婚後。探聞伯列斯羅冰解。乃復赴其地。母妻皆以書招之。歸莫斯科。未幾又往。彼得恐母后念已。乃以書慰母后曰。

后其勿悲岑寂。母甯爲兒祈福。俾兒得以健康之身。親勞苦之務也。今者湖上冰已漸解。工事大進。大船亦漸竣工。所缺者纜繩耳。后若命普里加特急

造纜繩三百丈許。送致兒地。則兒得繩。益能葺其工事。可以歸宮。依慈母之膝下矣。

母后得書大喜。卽命造繩。如數予之。彼得工事既竣。卽歸。歸時有蘇菲亞之難。難既平。彼得乃與其兄易黃共政事。易黃體羸不任政。政皆歸彼得。彼得乃乘間改革內治。整理市政。聘外國人爲軍事顧問。設常備兵。購置武器。製造軍艦。其所規畫。固不以海軍爲限也。外國顧問官最信任者二人。曰哥敦。曰列何德。大事詢哥敦。小事詢列何德。更以皇族貴紳充顧問之職。以收人心焉。

彼得於製造事極注意。常與德意志人遊。因僱聘其國之藝士。製造船舶銃礮等。無幾時。而伯列斯羅湖畔。工場廣開。煙突林立。轟轟之聲。不絕於耳。又於克。斯湖旁設船廠船塢。以廣製造之業。

彼得之往伯列斯羅也。雖因從事製造。亦用以自晦。使不爲蘇菲亞所忌。其時蘇菲亞伺彼得甚密。然每致轉爲彼得所愚。今舉其一事。亦可以驗彼得才智也。

一日有貴紳某素黨蘇菲亞。約彼得得獵。其意欲使彼得耽遊樂。怠於國政。彼得知之。乃與爲期日。至期。貴紳以獵夫自隨。彼得嗤曰。朕與卿約獵。未嘗約獵夫也。貴紳乃去獵夫。彼得自爲鄉導。至獵場。指揮衆紳。馳騁深林豁谷間。貴紳素不習獵。未知馭狗之法。狗以其弗習也。脫繩而逸。馬見狗逸。驚竄森林中。貴紳等不知所爲。乃盡棄其狗及獵具。僅以身免。自是之後。彼得雖力勸其出獵。諸人咸畏縮。不敢從行。

二 航術之練習

彼得得於製艦事。既略有端緒。乃更習航行之法。顧莫斯科附近。無廣大湖海。乃與外國之軍事顧問。同至白海沿岸審察。白海距都五百餘里。母后憂之。尼其行。彼得固請不已。遂逕乘小艦。聖彼得號。赴白海。時彼得年二十一。千七百九十二年七月也。既抵白海。乃遣使歸報母后。且語無恙。皇族及國民聞彼得遠出。皆大驚。時彼得已生子。曰亞歷須。上書乞彼得還御。彼得諭之曰。

吾得汝書。知汝悲。雖然是胡爲者。汝若悲。吾亦奚樂。以吾固不忍見汝悲也。

汝幸勿悲。

母后及皇后以彼得久不返。貽書促之。彼得答書曰。

頃方從事製艦。事竣後卽當歸宮。但期日不能豫定耳。苟船舶工竣。行當購求船中所用器具。其時當倍道歸莫斯科。面朝母后。夫后亦何用爲兒慮。后不嘗禱聖母前。爲兒祈福耶。然則兒身固可以無意外之患矣。願后勿憂。

自是久滯白海。日夜督勵工人。製造巨船。訓練兵士。暇則與外國人談論列國形勢。或聚國人演說貿易及製造之利。時乃爲游泳。掉輕舸以習航海之術。發射大礮。演習海戰。以爲娛樂。

彼得又樂與工人同苦。於上下舟繩。揚卸布帆。投拔鐵錨諸事。皆親自爲之。若忘帝王之尊。又能虛衷納言。船舶操縱之法。悉如外國顧問官之教。未嘗違令。於是術業大進。益思以春令製巨艦。載俄國物品輸之海外。乃先致力研治航術。每於遠洋歸航時。必置酒張宴。勞其水手。談笑甚歡。不自知其爲帝王也。海軍旣興。乃以白海爲海軍根據地。命弗斯基爲海軍總長。伯多林哥敦副之。

彼得亦自領一艦。於其年秋歸莫斯科。

彼得既歸莫斯科。未幾而母后沒。哀毀逾恆。遂中輟其業。翌年春再赴利斯克。檢視自荷蘭國購歸之軍艦。鑑備巨礮四十四門。時軍艦尙未入港。彼得乃與大教師某。乘舟詣修道院參拜。方出海。忽遇颶風。怒濤掠舟。幾覆者屢。舟人相顧失色。悉投器具於海中。彼得夷然自若。靜坐後艙。促舵手直進。舵手安多普請曰。今船已不能當風。宜避入淮拿河口。彼得然之。顧淮拿河口多暗礁。當暴風時。操舟不能自如。彼得以舵授安多普。其時風力益緊。船幾觸礁矣。彼得復從安多普奪其舵。欲自御之。安多普方把舵避礁。見彼得奪其舵。因叱之曰。去。帝既以舵授臣。勿復掣臣肘。彼得無以應。頃之。船既脫險。抵修道院河岸。彼得深賞安多普之才。置酒勞之。酒半。語安多普曰。

汝知在船中叱我事耶。

安多普大驚。伏帝足下。不能起。彼得慰撫之曰。

安多普。汝勿作此態。夫天下不習其事之人。寧可任其容喙。耶吾固當叱。以

吾對汝。固爲所不當爲也。汝勿心痛。

言已。親扶起安多普。與之接吻。以海水溼衣。與之爲紀念。又於修道院河岸。立十字架。上記「耶穌降生千六百九十四年。船長彼得建立。」等字。

彼得入修道院。謁神後歸航。而荷蘭新歸之艦。已泊港內。大喜。卽以之爲司令艦。合他船舶編成艦隊。舳艫相銜。向白海而發。途次行大演習。自是俄國海軍稱雄焉。

三 軍港之經營

彼得既成海軍之業。然苦無軍港。遂乘土耳其不備。襲擊亞東。亞東守堅不能拔。乃引歸。翌年春。易黃以狂疾病卒。自是彼得爲獨裁皇帝。此時彼得得所編之遊戲隊。數益增加。已達七萬五千以上。於是大擴張陸軍。設騎礮諸隊。聘德意志士官。日夜教練。爲再舉計。

千七百九十六年五月。頓河河水大漲。俄國海軍順流而下。直指亞東。扼土耳其海軍於頓河口。土軍以俄兵前敗。易視之。不以爲意。俄軍乃一戰而降之。因

占領亞東。亞東既歸俄。黑海門之門戶遂啓。俄國自是二百餘年。以蠶食土耳其爲事。其計謀蓋始於是役云。

海軍既興。而將校之才猶苦乏。彼得乃選拔貴紳子弟。赴英吉利。意大利。波蘭諸國。學習航海造船之術。是爲俄國後來海軍強盛基礎。俄國史上。所當大書特書者也。

批評

彼得性情。類於粗暴。而對於家庭。何其溫和也。觀其寄母之書。其親愛之情。溢於言表。母死居喪。哀毀逾恆。由此可知能成眞事業者。必不可無眞性情。今世之士。但學英雄豪傑之所短。而欲以興業成務。難矣。欲以身處天下之上者。必能處乎其下。觀彼得以帝王之尊。而伍工人。與之同苦。而不以爲恥。親執賤業。而不以爲卑。受舵工之叱。夷然不以爲意。此其器度。殆所謂能下人者非耶。今人一冠儒冠。輒自尊大。恥與牧豎市儈爲伍。而問其所能。則力不勝匹。雖才不任末藝。而尙以爲士也。豈不羞哉。

第六章 彼得之外國漫遊

本章分爲二段。以次叙之。

一 漫遊前之朝臣反對

彼得所期望事。不僅海軍已也。於開鑛鑄鐵織呢之業。以至學校印刷術。及其他教育之事。無不留意。然當時俄國人才。足以勝任者殊寡。借材異地。所費又糜。且奪本國勞動者生業。前所遣留學外國學生。其學業有成者。十不得一。因是彼得思躬赴歐洲諸國。親習藝能。並可默察列國國情。以爲異日對付之策。乃集羣臣而諭之曰。

朕以眇眇之身。君臨萬乘。雖早起晏罷。毋敢暇豫。然無治國乂民之術。以副羣黎之望。朕甚愧之。今朕當巡視列國。躬察其學藝。冀有所得。歸以餉我國人。朕行後。國中政治。一以委於卿等。卿等其各敬奉朕命。毋忽。

羣臣聞之。皆驚愕相視。莫斯科市民。聞皇帝欲往歐洲。相與擬議。其言曰。

烏乎。彼得帝。非正教徒歟。胡爲棄我等。而與異教徒之國親也。是行必不能以善歸。彼殆爲異教所惑。而迷其途乎。

市民始而歎息。繼而怨望。顧彼得心殊決。終不爲動。一日赴列何德處告別。因宴其家。正酒酣。忽有人來報。門外有射手二人。請見陛下。彼得乃命之入。射手以射擊隊長及索哥弗寧謀以今夕放火宮殿。弑皇帝事告。彼得聞之。顏色不變。徐召近衛長駱普芬。命以今夕十一時圍索哥弗寧宅。勿脫一人。處分既罷。彼得復從容就席。盡歡而去。

時叛徒方聚謀於索哥弗寧宅。議熟將發矣。忽有人排闥入。驚視之。乃彼得也。彼得笑謂叛徒曰。

卿等深夜聚此。將爲何事。

衆驚駭不能發一語。於是彼得乃更言曰。

朕今日適從宴會歸。見此間窗牖漏燈光。意必卿等聚飲。故來此。欲更與卿等博一醉。

叛徒中一人答曰。

我等相聚飲酒爲樂。無他意。幸帝恕我。

彼得曰。

若然。固大佳事。幸以一觴與朕。

索哥弗寧。乃以酒進。並祝皇帝健康。時彼得待駱普芬未至。因於筵間故爲詭
詭之辭。以延時刻。叛徒等恐失機會。乃互用暗號。欲突起刺殺彼得。有一人起
與索哥弗寧耳語曰。時已到。索答之曰。尙未。於是彼得怒不能忍。髮指眦裂。厲
聲而罵曰。朕時亦已到矣。乃直前擊索哥弗寧。顧呼曰。駱普芬盍來。駱普芬以
精兵湧入室。悉捕縛叛徒。置之於理。彼得怒駱普芬來遲。幾陷於難。以拳擊駱
普芬。駱普芬伏彼得足下。出令狀言。帝授此狀時。約臣十一時。臣固未曾逾時。
彼得乃悟。與之接吻。謝前失焉。亂事旣平。彼得乃定行期。以政權委貴族禮弗
夫。命哥基侯爲莫斯科市長。使之共司國政。又以列何德及哥海滑爲特派大
使。從行者二百餘人。彼得亦隱其間爲從者。彼得此行。非欲求大學高深之業。

非欲習語言之末。其志蓋欲廣求世界知識云。

二 漫遊紀事

波蘭。千六百九十七年孟秋。向維也納出發。途過波蘭。遂駐里牙一週。彼得常獨步市街。探其地之人情風俗。視察兵營礮臺火藥庫等。暇輒與從者縱談列國形勢。知識大進。

德意志。自波蘭赴德意志之客尼克。列何德舊友某侯。歡迎同行者。禮意殷渥。然彼得務與避面。獨徘徊市街中。巡覽學校病院兵營等。時普魯士國王。聞同行中有彼得在。遣使問真否。彼得以己方爲微行。不欲暴其事於外。乃於夜半馳馬謁普王。且戒其勿宣。王大悅。爲演種種雜藝慰之。自是彼得迭與普王暗相往來。交誼殊篤。

丹麥。彼得居德意志月餘。乃去之丹麥。與當時漢諾堡女皇會見。當時女皇筆記中。曾記其事曰。

帝體碩能頤。容姿端麗。言語極精密。有條理。精神亦甚活潑。惟舉止稍粗莽。



於交際場中。不爲婦人所炫惑。故如余（女皇自謂）者。殊不足爲彼之旅行記增色也。一日余方舞蹈時。帝直前拔余舞裳所飾鯨骨。諦視良久。以爲日耳曼婦人。常以甚堅之骨。飾其裳也。其精警多類是。

彼得性極喜事。凡不經見之物。每審諦不倦。一日散步市街。見貴婦人腰間綴金表。表以瑛瑯爲飾。彼得得竟攬視之。良久乃去。又嘗道遇一紳士。戴法蘭西假

髮者彼得大奇之。逕前去其髮。視之。乃假髮也。因大笑。擲之道左。

彼得巡視各製造場。必窮知其內部組織之事。凡與外國人相接。必問以教蒙昧人民之術。此行最注意者爲海軍。欲日擊造船之事。且習其術。乃思赴荷蘭。蓋當時荷蘭海軍居世界第一等。凡航海製造之術。皆推荷蘭第一也。

荷蘭。彼得乃留列何德等駐丁抹。自赴荷蘭。以六人隨。荷政府禮遇極優。然彼得深自謙抑。在荷每有聞見。未嘗不擊節稱賞。更留意荷之技術。及商業物產。距荷蘭都府西五里。曰撒亞爾臺者。以造役術有名於時。彼得潛赴其地。以舟泝運河上駛。將入港。忽見有掉小舟而漁者。視之。則在莫斯科時所僱之荷蘭鍛工基斯篤也。彼得見彼至欣喜。乃大呼基斯篤名。基氏仰視呼者。乃爲彼得大驚。因邀至其家。彼得戒基氏勿揚於外。基氏諾之。乃除其所居寢室館。彼得。基氏家本編茅。不圖乃足以供帝者之居。至今其茅屋猶在焉。

彼得既居基氏家。因以基氏爲鄉導。日徜徉於市中。視察一切。市故狹隘。然高屋大廈。鱗比左右。運河中諸國商船往來。帆檣如織。沿岸造般廠及製造所。林

立相並。水聲機聲斧斤聲。轟轟不絕。乃深歎是地商業繁盛。又觀其市民率皆耐勞苦。營生業。深感服之。因決計於此地習造船術。以基氏之介。得見船廠主人。乞爲工。主人諾之。彼得大喜。乃僞自稱曰彌海爾。日往船廠作工。其所爲輒兼人。而又精巧。主人深讚其能。彼得晨赴工場。歸時於市肆中購求食物。令基氏調之以進。時時於市遇見曩在國中所僱職工。卽邀與同歸。敘述懷舊之情。且存問其近況。間有見異形之舟。輒喜試之於運河上。

彼得在荷蘭務自韜晦。顧其踪跡舉動。不類凡人人咸疑之。彼得嘗以三百羅布（俄國幣名）購一輕舟。於是市民知彼非尋常職工。殆俄之富家也。彼得住處常有俄國顯官來謁。與彼議公事。鄰居竊窺之。見彼得據首座。指論朝政。以意爲可否。顯官皆唯唯聽命。於是荷蘭人疑彼不僅爲富家。殆俄之貴人也。風說一播。全市人人屬目。一日往製紙場參觀。熟視其機械良久。親以紙屑自製。竟成良紙。場主見之。歎賞不置。彼得亦大喜。出一金貨贈場主。衆益奇其所爲。又一日自工場歸。厭市中繁雜。取道小徑。購梅實。有數十兒童從之。乞梅。彼

得逕與之。顧其數不足均分。兒童中有不得梅者。怒。築石投彼得。彼得大窘。狼倉而歸。市之官吏。知彼非常人。乃下令戒市中。毋得侵辱彼得。於是市民益驚。怪以爲彼得固明明爲造船廠工人。胡乃特邀禮遇。好事者日往基斯篤家。矚彼得所爲。基氏之門。遂若市矣。衆詰基氏。爾家所居果何人。基氏告之曰。是人乃俄國莫斯科人。一木工耳。君等胡爲驚怪若是。顧衆不之信。而基氏妻亦稍稍以彼得洩之於外。於是荷蘭市民。乃知彼得蓋俄國皇帝也。彼得既爲人所知。遂不能自由行街市間。適聞列何德至荷蘭。乃往就之。然荷蘭政府。方議盛待俄帝。彼得惡其煩。乃不復往。日從事調查造船。如是數週。適得東印度會社許諾。入其造船廠。再爲工匠。工人知彼得爲俄國皇帝。皆表敬意。彼得益自謙下。居數月。製船一艘。名聖彼得。鬻之其國王族。彼得時於其地屢轉居。晝在廠執役。夜歸旅館。理俄國政治。常與俄之貴族通問。命列何德與荷蘭政府結條約。並僱造船工匠及其他技藝之士百餘人。送歸本國。

英吉利。當時英國造船術。亞於荷蘭。國勢日赴強盛。彼得欲往考察英國製

船之法。於是留列何德駐荷蘭。獨航英國。時千六百九十八年正月也。

既至倫敦。與英政府約。遇之如恆人。顧英廷不欲失國際禮儀。乃除別宮館彼得。彼得得恐習於媮惰。致忘正務。因自移居於民間。

移居後。日從事考察。極爲周至。凡礮臺之武器。造幣局之貨幣。國會之議事。以至劇場。禮拜堂。大學校等。靡不一一注意。又時屈身於製紙廠。鋸木廠中。親執職業。務以洞其窳窳。凡七閱月。其勞苦一如在荷蘭時。彼得後嘗語人曰。『朕若不居英國。殆不知貿易生涯爲何物。』

彼得居倫敦市。寓英人英邊鄰家。英邊鄰日記中。曾記其事曰。『彼得欲知我邦之造船術。不居英王之宮。而獨館於我。彼得殆視吾家如英王所予之宮殿者。顧吾家近市。鄰比多不潔。而彼得居於余家。安之若素。晝食十時。夜食六時。在家時極稀。常易服訪英王。又時泝河而行。英王屢饗彼得。彼得得所費。悉支給之。彼得得於造船廠中。更以餘暇。習數學航海解剖諸術。』

彼得得漫遊之際。所至必與其國之名士相交好。至英。更招致技術之士及醫者。

而歸。以興諸藝。英王與彼得訂交至深。曾以肖像贈彼得。至今猶懸於宮殿畫室中。

彼得既調查英國海軍制度。及軍艦商船製造諸法。乃更縱遊倫敦。徧歷名勝。聘航海及技術者五百餘名而歸。

奧大利。彼得既辭英國。復至荷蘭。與列何德會。遂入奧都維也納。謁其國王。與約聯合征服土耳其事。嗣以他故。約不能成。乃辭維也納。向意大利。至意。聞射擊隊變（見第四章）亟馳歸。歸後亂事已定。乃謀整理內政。

批評

人生喫得菜根。百事可做。故無忍耐之力者。終無成事之期。彼得徧歷歐洲。勞苦之事。皆躬嘗之。以帝王之尊。下與工人伍。若不知其有貴賤之分也者。卒能深通藝事。博知治理。致其國於富強。爲俄羅斯建不朽之業。非富於忍耐。力者乎。

晉公子重耳在外十九年。備嘗艱苦。左氏稱之。然重耳一館於齊。卽起懷安。

之念。漢高祖入咸陽。見秦宮室之美。遂欲居之。富厚之足以移人。亦甚矣哉。彼得在英。不居英皇所除之宮。而主於英邊鄰家。蓋防媿惰之心生。而害其志也。此真可謂善自制者。夫人莫難於自制。士人當未顯達時。皆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。而一旦爲膏粱文繡所炫。便奄奄無復生氣矣。如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者。余蓋至今未見其人也。

第七章 彼得之內治改革

彼得既自歐洲歸。見己國民智晦塞。開化之度。遠遜歐洲。以爲非厲行改革。不足以起衰救敝也。於是先著手於改革問題。

其時俄廷之上。多守舊黨。守舊黨勢盛。往往尼彼得得行政。彼得以爲立法期其必行。其法乃有效。因大張告諭。榜諸官署前。謂自是之後。官民咸須恪守法律。朝廷有令。無上下皆當服從。先是俄俗人好蓄髻。彼得下令。令民去髻。民多不服其令。乃命警吏道遇蓄髻者。逕引致割斷其髻。若不從令。科以罰金。並予以



徽章。令綴胸際。以識其過。又因欲矯奢侈之習。令人民衣服。均尚樸素。無許奢侈。恐人民不從令。乃自衣麗服行市中。密使警吏拘彼科罰金。俄民見皇帝違令受警官之罰。乃知令不可犯。時國中人人曳長裾。彼得以爲戾於歐俗。下令嚴禁之。又禁行道者勿得以僕從自隨。因自徒步市中。以爲之倡。改舊歷。以正月一日爲元旦。（俄舊歷以九月一日爲元旦）願人民安於故常。以彼得所改革爲不便。以故受罰者極多云。

彼得以開化人民。惟教育爲最急。乃

以教育事委之寺院。設高等學校於莫斯科。及聖彼得堡。於各縣徧設小學。行強迫教育之令。並定士族子弟不入學者。毋得結婚。又設海陸軍大學校。醫學校。施藥院。解剖學講社等。甚衆。設天文臺。說明日蝕之理。以祛民惑。置植物圖蒐集異草奇木於其中。以廣人民知識。更欲開技藝大學。事未成而卒。

文化之事。既一一致力。同時擴張兵備。以固國防。施徵兵令。募各地勇敢之士。陸軍制倣德國。而海軍則以荷蘭爲法。並於要隘。分設砦塞。以資守禦焉。

當時貴族跋扈。皇帝廢立之權。盡操於彼。彼得患之。乃謀漸削貴族之權。又改正士族制任官法。廢從來世襲舊制。廣開俊秀登進之途。

改革事業。方有進步。而列何德病歿。列何德者。彼得嘗師事之。列氏歿。彼得不憚累月。葬時。車駕親臨。執部屬禮。蓋彼得嘗隸列何德麾下。故不敢上之。以爲全國軍人。示服從長官之模範焉。

彼得半生事業。殆可以改革括之。於事無論鉅細。有當改良者。皆斷行之。不少憚。如創設民刑訴訟所於各地。許商賈用私奴。以保護金獎勵製造業。勸諭人

民使移殖於外國。修繕道路。開通運河。以謀交通便利。設印刷所。以發刊新聞。勸人吸煙。以倣歐洲之風。諸如此類。靡不盡力倡率。法國歷史家慕爾丁。嘗評之曰。彼得得於根本之地。斷行改革。遂使俄羅斯人民之風俗習慣法律等。斐然一新。爲中興雄主。聲振奕禩。國民誌之。至今弗諼。信哉言乎。蓋彼得以英邁之資。運萬年之謀。掃除頑陋之積弊。矯正遊惰之風尚。令全國精神。終始一貫。自彼崛起。厲行改革之後。西歐文明。浸以輸入。不數十年。面目盡改。雖然。天下利害。往往相爲倚伏。彼得之改革。上級人民。希望進步者。固樂與贊成。而下級人民。狃於舊習。恆以更張爲病。故其時朝野上下之間。益致隔絕。斯亦自然之趨勢也。

雖然。彼得之所爲。固非浮慕歐風者可比。彼固以無限熱誠。愛護其國也。故其改革。卒能使俄國富強。冠絕世界。世被其澤。民受其福。俄國詩人蒲瓦金者。曾以詩詠彼得曰。「效西歐之文化兮。羌不遺我故鄉。」可謂知言。

批評

法律之所以行者。在於信平二字。故商君之立法也。徒木以示信。刑太子師。傅以示平。彼得揭示官署。使人民嚴守法律。雖蓄髻之細。不爲寬假。令出惟行。且復以身作則。自科罰金。徒步市中。以樸素風全國。他如定上下之分。則親執列何德之喪。而行屬吏之禮。蓋欲使其民知無論君民。皆須受治於法律之下。固非以個人威力。強人之服從也。

彼得之改革。在當時可謂之根本改革。而於今日觀之。則否。當時俄國人民蒙昧。故不可不用干涉。若行之今日。則適足以激成虛無黨之反抗。當時俄民智識幼稚。故政府無論何事。皆須爲民代謀。若用之於今日。則以如是之萬能政府。其舉事必無盡當者也。俄國工商之業未興。故貿易當主保護政策。若行之於今日自由貿易之國。則怨聲載道矣。俄國國權無缺。又以僻處一隅。不爲列強注目。故聘用外國顧問官。無他患害。若在今日。一或不慎。動有損失之憂矣。俄國當時人民識見固陋。故欲改革內政。必先從其於耳目易見之地。試爲著手。吸烟蓄髻之細。無不干涉。若在今日。則病其流於形式。

而有煩苛之患矣。俄國當時主專制。教育亦主專制。故可授之寺院。若在今日。則教育黑暗。民智錮塞。民有覺者。必生反抗。虛無黨之無神論。其反動也。俄國當日。奴隸制度未廢。故許商賈用私奴之制。得以成立。若在今日。則人格問題。關係甚大。上之有違背世界公理之虞。次之有腐敗國民精神之患。農奴解散問題。其已事也。嗚呼。是數事者。在當日皆可稱爲良謨。而於今則無一不爲下策。然則時勢變易。柄國者亦當務爲轉移。若居今日。而盡法彼得之所爲。豈惟不能圖強。或恐其不能免亡也。故曰刻舟求劍。未足以爲政。

第八章 彼得之外交及侵略

彼得於內治事。既已致力。而侵略之念。乃不可遏。蓋俄國當時。僅有白海及亞東。爲海軍軍港。顧亞東基礎未固。而白海則盛夏之外。終歲結冰。俄國欲興海軍。勢不得不求第三之軍港。而波羅的海沿岸地。固俄所視之眈眈者也。時瑞典方盛。無間足乘。彼得乃整頓軍備。欲一試其鋒。適有游戲鼓手某。一日演習。

後倦而假寐。夢有嵯峨高峯。巔巖突兀。矗立其前。忽有一猛鷲。排空振翼。將攫巖上小鳥食之。夢覺以告其母。母曰。高峯者。莫斯科也。巔巖者。斯德哥爾摩（瑞典都）也。猛鷲者。彼得帝也。小鳥者。瑞典王查理斯十二世也。今子夢此。其俄瑞交兵之兆歟。事聞於彼得。彼得征瑞意乃益決。

俄與瑞戰。病其孤立無援。彼得乃運謀得聯合國。二一爲丹麥。一爲波蘭。彼得許丹麥以征瑞。獲勝。當以休禮斯威地予之。又許波蘭。當爲波蘭恢復里慕尼亞舊土。蓋是土固屬波蘭。爲瑞典所略者。二國既從俄。彼得因大蒐軍實。以千七百年春。突然向瑞典宣戰。是役也。前後互二十餘年。歐洲有名之大戰爭也。瑞典王查理斯。年僅十九。幼時不嗜學。好獵熊。及爲無益遊戲。人多易之。然查理斯才氣過人。稍長卽憤列國侵陵。因一洗其怠惰之習。厲精圖治。冀雪國恥。以善用兵名。查理斯久知彼得欲侵己。計不如乘其軍備未振。先發制之。乃急率兵擊丹麥。丹麥王狼狽不知所爲。遂乞和議。查理斯許之。與之約。令丹麥認法爾斯坦因獨立。並脫俄波同盟約。既定。查理斯更進軍於里慕尼亞。與波蘭

戰。波蘭兵不利。引歸。時俄軍亦在其地。乃攻瑞典兵於那爾坡城。查理斯以八千兵。敵俄軍六萬有餘。俄軍殊死戰。然時方嚴冬。積雪沒脛。又以闔於地勢。進退失據。遂陷死地。瑞兵因而蹙之。俄軍大亂。死者相枕籍。是役也。俄軍死者凡二萬人。爲瑞兵生擒者數千。兵器糧食。悉爲瑞兵所有。彼得聞報。夷然顧左右曰。

朕固知瑞典破我軍事。然彼亦教我以破彼軍之方法矣。
彼得之胸懷灑落。於此可見。

驕兵必敗。古有明徵。查理斯因放逐俄兵。遂以俄爲不足慮。注全力以攻波蘭。撒遜尼。已而逐波蘭兵於里慕尼亞。更乘勢進兵向其首府滑爾遜。一戰下之。迫波蘭議會。立嬖人斯坦因羅爲王。國人不肯。所在起兵。與瑞典抗。瑞兵疲於奔命。勢日就蹙。查理斯乃去波蘭。進攻撒遜尼。屢與波撒聯合軍戰。大破之。侵至雷葡知。遂與撒遜尼結約。使認斯坦因羅爲王。並償一年兵費。

彼得見查理斯兵力敵於波撒。當其機有可乘。千七百一年。使將軍曼細格。征

英格利亞（瑞典屬地）所至輒奏大捷。因乘勢大舉攻瑞典。及芬蘭。千七百二年。大破瑞典兵於末利圓堡。得瑞典女迦他陵。彼得納之。

千七百三年。彼得率兵親征瑞典。悉逐里慕尼亞英格利亞瑞典之兵。據有其地。巡視山川形勢。至根波河口。忽以杖抵地。咤曰。此天然良都也。乃建立新城。名曰聖彼得堡。遂自莫斯科徙都。蓋以其地薄近土耳其。且佔形勝。二百餘年。土耳其蠶食計謀。蓋定於是云。

查理斯迭經敗衄。而氣不少屈。日蒐軍實。爲再舉計。彼得慮之。乃於千七百十四年。據那爾坡城。大繕守備。以防查理斯來襲。守備既固。佯遣使求和於查理斯。查理斯告使者曰。若歸語而君。而君欲請盟。當於莫斯科城下也。使者歸報。彼得笑曰。查理斯欲效亞歷山大王所爲乎。惜朕非達留其人也。於是俄瑞又交兵。

斯時爲查理斯計。當先恢復里慕尼亞波羅的海沿岸。使與本國聲氣相聯。而後再圖進擊。策乃萬全。顧查理斯嗜進不止。欲以兵直趣莫斯科。彼得聞之。乃

焚積聚壞道路。以待瑞軍之來。查理斯捲甲疾進。遇彼得軍於洛特那弗。兩軍既相見於洛特那弗。俄軍以衆寡不敵。戰二日不利。卽退軍。查理斯窮追之。侵入斯毛達斯。自是轉道南下。宇克羅以待設巴之授。設巴者。哥薩克酋長也。反對彼得改革。故助查理斯。時瑞典將軍禮苑欲與查與斯合。攜兵器糧食無算。向宇克羅進發。然查理斯趣利不顧。懸軍深入。遂與禮苑軍相失。禮苑軍行至半途。遇俄軍五萬襲擊。大戰三日。爲俄所破。禮苑軍死者八千人。盡棄其大礮彈藥糧食等而遁。禮苑以四千殘兵突圍走就查理斯。查理斯兵士飢餓。方日夜待禮苑援已至。是知兵器彈藥糧食盡爲敵有。大沮喪。查理斯不得已。乃留禮苑守宇克羅。

設巴所部之哥薩克兵。見瑞軍敗。俄之軍勢日張。人人惶恐。無戰志。於是設巴不能如約。以兵援查理斯。惟單騎從數人來見。查理斯怪問。大軍當垂至耶。設巴曰。哥薩克兵。懾於俄人之威。不敢來。故吾獨來助君耳。查理斯方盼哥薩克援已。今又不如意。益以氣候寒冷。軍中衣食咸缺。士卒凍死者達二千。於是

屯軍不能行。期明年春進兵莫斯科。

千七百九年春。瑞軍逕指莫斯科。於途圍波爾士城。波爾士城爲通莫斯科要道。彼得盛蓄糧食器械於此。查理斯計得此可以救全軍之困。乃悉銳攻之。城兵守禦甚力。不能破。彼得聞瑞軍圍波爾士。乃發兵五萬餘救之。與查理斯隔河而陣。

彼得乃畫策。涉奧爾斯河。移軍據敵上游。更分兵爲二線。以一隊駐慕理斯河岸。慕理斯河居奧爾斯河河下游。其兩河會合處。距波爾士城四十五英里。瑞軍若進擊不利。俄軍將乘之於兩河間。於是彼得固營壘。設重礮。爲必勝計。其步騎精兵。人人咸欲決死。糧食器械大充。而查理斯兵凡二萬四千。瑞人僅佔其半。皆倦於戰事。又爲飢寒所迫。勇氣全喪矣。顧查理斯意氣猶張。以爲吾之威名。足以懾敵。寧可以坐困耶。因進擊俄軍。

兵旣交。查理斯足中彈。不能行。乃乘牀往來行陣間。瑞軍與俄衆寡旣殊。而地利亦不相若。然士卒殊死戰。進奪俄之二壘。呼譟聲振天地。尋俄人增新兵來。

援直貫瑞軍縱隊。破之。死者甚衆。壁壘爲赤。俄人遂復二壘。更令第一線步騎出壘前。整列以待。自是兩軍大戰平野間。彼得查理斯二帝。勝敗皆決於此舉。軍兩亦各以其主在行陣。戰殊努力。然瑞軍勢益衰。哥薩克土民起而掠之。士卒大亂。查理斯乃以兵七千留守壘。而自率餘兵。且戰且卻。激戰歷五時。全軍皆滅。降者大半。餘皆爲俄軍所蹙。赴水而死者不可勝算。瑞軍祇餘數百人。查理斯僅以身免。乃梟慕爾斯河。從設巴遁入土耳其。爲土賓客。

俄軍既勝瑞典。盡攜所得物品。凱旋歸聖彼得堡京。市民歡迎彼得。不可以狀。時千七百九年六月也。

瑞典自亞都爾夫以來。國勢稱盛。至是一蹶不能再振。而俄國乃一躍而儕於歐洲強國之列。彼得嘗戲言曰。『東方旭日墜於地上。聖彼得堡之基礎。竟以確立耶。』蓋自鳴得意云。後二年。彼得册立迦他陵爲后。(時前后已沒)迦他陵天資溫厚。富於愛情。常能制彼得之性。彼得行軍。迦他陵每出奇計。輒奏奇捷。故彼得出師。必以迦他陵從。

查理斯留土耳其五年。常以雪恥爲念。乃請於土皇。以兵伐俄。土皇許之。千七百十一年。土廷向俄國宣戰。土耳其兵二十五萬人。彼得發兵五萬應之。俄將違令輕進。遂爲土軍所圍。圍急。彼得不得援。默然坐大幕中。沉思久之。迦他陵慰曰。帝宜奮其勇氣。毋以敵爲慮。因自巡行陣中。勵將士曰。

事已急。皇帝及君等終莫能脫圍。爲今計。惟有行賄於土耳其。冀其解兵。苟有贊茲事者。幸各捐金。

俄頃間。鉅金已集。彼得猶不知其事也。迦他陵既得金。益以己之所有寶石金飾。遣使齎致土耳其宰相乞和。且約二事。

(一) 還亞東於土。

(二) 縱彼得歸國。

約成。土兵解圍而出。彼得。查理斯聞之大憤。土政府自是亦遠之。其時瑞典內訌外患迭起。國勢危殆。人民欲廢查理斯。更立新主。波蘭、丹麥、普魯士、英吉利諸國。咸推俄羅斯爲盟長。謀相聯合攻瑞。查理斯得報大驚。疾馳歸國。行十四

日抵其領地。須士羅因與聯合軍戰。時迦他陵從彼得在戰地。屢畫奇策破敵。查理斯迭敗。乃捨須士羅歸本國。

彼得既戰勝。乃與迦他陵再游歐洲。至克邊平。英波軍艦數十。適在其地。彼得更與二國合。襲擊瑞典海軍。大破之。彼得顧左右曰。是吾最得意之秋也。揚揚之色。現於顏面。

查理斯歸國後。欲征服丹麥之同盟國挪威。乃於千七百十八年冬。親將圍敵城堡。中流彈卒。查理斯一生負氣。不肯下人。輕用其鋒。國力乃敝。遂招敗亡。卒時年僅二十六歲。歐洲歷史家稱之曰。北歐之狂王。法國文學家慕爾丁。著有查理斯傳。述其事頗詳。

查理斯既死。新王卽位。國勢益衰。千七百二十一年。遂與俄國立約。割地予俄。英普三國以和。俄所得地。爲里慕尼亞。及波羅的海沿岸。自是俄國遂得出波羅的海之道。以海軍稱雄於世界。

戰爭終局。彼得乃去丹麥。至荷蘭安特坦府。留皇后居此。自赴法國。至巴黎。法

人款待周至。巴黎壯麗甲天下。彼得大感動。歎曰。吾歸國。必興美術。時法王年僅七歲。常驅馬車訪彼得於旅館。彼得愛之。視如己子焉。彼得在巴黎。暇必巡視工場。造船廠。製造局等。以博聞見。或繙地圖。徹夜不寐。或模造礮臺。孜孜不已。一如前次游歷時。

一日詣法國賢相加爾特墓。奠酒墓前。呼其靈而告之曰。

加爾特乎。朕恨不能與卿並世以生。苟得見卿。朕卽以領土之半與卿。亦不惜也。蓋朕誠願奉國之半。以聽命於卿之治道。卿若有靈。其將胡以慰朕馳慕相思之情。

言已。嗟歎良久。乃去。

留巴黎數月。辭去。與迦他陵遵陸歸聖彼得堡。時千七百二十二年正月。國人以彼得二次奏凱而歸。且得波羅的海沿岸地。爲海軍良港。功勳不朽。人人爭歡迎之。因上大帝尊號。呼曰國父。

批評

晉文夢楚子盥其腦。而自以爲得天。秦繆夢受帝享。乃興戎事。彼得聞鼓手之夢。而遂與瑞典構兵。彼數主者。豈眞信此祥夢。而奮其武略哉。蓋野蠻時代之民。迷信素重。故雄主多利用神怪之事。使之樂於從己。篝火狐鳴。赤符白帝。皆一時之方術。後世不察。以爲帝王眞乃天授。舉一切之事。委之運命。而不肯以人力爭。其亦太自愚矣。悲夫。

自滿者。進步之敵也。查理斯之卒爲敗虜者。其與彼得相去。不過一間。非其才氣之不若。所爭者祇在忍之一字耳。然彼得當海軍勝瑞時。揚揚自得。以爲最得意之秋。而其功業遂止於此。夫旣曰最宜。夫無有出其上者矣。查理斯早死。乃得無患。不然。則兩主終局。正未可知。讀書者不可以成敗論人也。

俄國之地。不特廣漠而已。而形勢險惡。氣候嚴冷。皆足以爲困敵之資。查理斯那爾波之債。拿坡侖滑鐵盧之敗。皆由於是。

第九章 彼得之晚年

吾國有言。三王官天下。五帝家天下。夫自家天下之制立。而傳賢之事。乃不復見。於是君主庸闇者。但循其祖宗成法。苟求無事而已。而一二英邁之君。偶有非常之舉。全國反對。甚至近親之間。亦復意見殊異。猜嫌大起。卒至宮庭喋血。骨肉相殘。歷史所載。不可勝紀。趙武靈王之遇弒。漢武之殺其子。皆可爲殷鑒也。而彼得所處之境。亦與二君相同。

彼得子曰。亞歷須者。前后出也。天性恣睢。惰慢無恥。見彼得改革內治。頗不謂然。時露反對之意。常揚言於衆曰。吾父苟死。吾爲帝。必盡反其所爲。吾但知凡百政事。遵俄羅斯舊章耳。安知所謂變法維新者。彼得聞而惡之。乃制自今以後。皇位繼承。但由皇帝之意。不以長男爲限。彼得雖有廢立意。然心猶戀亞歷須。乃告之曰。

若欲承吾偉業歟。抑欲爲僧侶歟。二者可擇其一。

亞歷須冷然答曰。

兒第願爲僧侶。

彼得聞之。甚痛心。乃欲遊歐洲。以紓其腦中鬱結。約亞歷須在安特坦府相會。亞歷須不如約。獨赴意大利。彼得猶不忍棄之。遣使謂之曰。汝若改前失。聽吾之命。仍當以汝爲皇帝。汝果如何。速自度之。亞歷須聞命。乃歸莫斯科。

彼得歸莫斯科。以亞歷須驕慢不遜。疑有奸臣教之。或至潛圖弑逆。乃下亞歷須於獄。拷問其事。亞歷須堅不肯吐。人有勸其謝罪者。亦不從。如是五月。彼得乃處以死刑。死刑前一日。瘦死獄中。或謂爲人所毒殺。亞歷須既死。彼得怒不息。乃更毒殺他之嫌疑者。誅戮前后親族殆盡。斥亞歷須子。不使居皇位。然其後以迦他陵所出者皆夭折。乃以亞歷須子爲嗣。是爲彼得二世。

彼得晚年。尙孜孜改良內政。國勢日隆。先是彼得曾於窩爾牙河及頓河間。置驛傳。建都府。以此地爲交通南部諸國之中樞。經營不遺餘力。然以千七百十一年與土耳其約。還亞東於土。至是遂失與波斯印度之通路。彼得乃更謀東

嚮與克巴國結約。陽與交懽。陰實圖之。遣使至其國。後因不能竟功而罷。顧彼得經營東方之志。終不少衰。乃遣使波斯。欲自是與印度通。方是時。波斯屢爲土耳其及阿富汗所攻。國勢危殆。彼得欲乘機干涉其內政。外託修好之名。遣兵五萬援波斯。而所至輒收其地。並奪取加斯比海邊三州。後阿富汗人入波斯。廢其王。彼得乃更以兵助之。廢王於是一二年間。加斯比海西南數州地皆歸俄有。然適有蠻族起事。逐波斯境內之阿富汗人。及土耳其族人。更轉其鋒寇俄國。俄遂盡失所得侵地。彼得崩後。俄人乃以金贖還之。

彼得置集議院。元老院。以國政公之輿論。又欲振興商業。獎勵海運。遣青年子弟留學歐洲諸國。習航海之術。當時俄之農業甚拙。彼得乃遣農夫數百赴歐洲。以研究農事爲務。更矯當時習俗。宮室衣服。悉倣歐洲之風。時值戰後。國中遊民極多。彼得乃設工藝廠數十所。以納遊民。各授以事。又設養育院。以養貧窮老幼。命全國調查戶籍。以諭民數。官吏中有受賄者。黜之。而獎其正直者。以清官治之源。

彼得於美術亦極留意。遣工學士數人赴法京巴黎。攻究建築之術。建設禮拜堂及修道院。以壯新都之觀。

彼得於暇時。輒張宴。招集朝野紳士。相聚談論。一日語次。偶及先帝亞歷須彌。彼得乃問羣臣曰。

朕與先帝孰優。

羣臣有答曰。

先帝惡足以擬陛下。陛下固建偉業之天子也。

彼得怒曰。

汝曹誹先帝乎。乃以諛朕。然諛朕而誹先帝。不啻毀朕也。汝曹可勿再言。乃更扣朝臣吳路基所坐椅。問之曰。

汝生平常苦諫朕。朕雖憎汝。然固愛汝正直。今問汝。朕果與先帝孰賢。吳路基答曰。

帝幸復座。臣當思之。

彼得歸座。吳路基撚髯含笑而言曰。

信如諸臣言。帝之優有三。以公道治國。此先帝所不能也。改革弊俗。整興海陸軍備。此陛下之所以優於先帝也。去閉關之習。與列國親交。文化輸入。國運以隆。此先帝之不及於陛下也。

言已大笑。彼得聞吳路基語。默然久之。乃言曰。

汝誠忠臣。朕今後當信汝言。

遂起與接吻。

彼得年未逾五十。然以積歲勞苦。倦於政事。而皇孫年幼。不能蒞政。乃讓位於迦他陵。以皇冠授之。時千七百二十四年二月一日也。

迦他陵爲女皇。不敢獨決政事。以曼西格弗侯爲顧問。或付議會。令爲協議。因是國民漸歸附迦他陵。適有蜚語。謂迦他陵與苦魯特克有私。欲謀弑彼得。彼得聞之大怒。立逮苦魯特克而殺之。以其首示迦他陵。意迦他陵苟私苦魯特克。則見之必色動也。顧迦他陵既見苦魯特克頭。顏色不少動。彼得遂亦釋疑。

待之如初。

彼得晚年多病。無一日安者。適有新造一軍艦。方告竣。彼得欲親臨視。侍醫阻之不聽。乃扶病赴視軍艦。欲更乘之以試遠航。忽颶風起。波浪洶湧。艦幾爲浪所沒。乃投錨於近陸處。以俟風息。方投錨。見有一短艇乘流來。艇中滿載兵士。爲浪所簸。危險不可以狀。彼得奮然欲自掉一短艇救之。倉卒間。自艦上躍入短艇。誤墜海中。幸遇救。因是病益增劇。精神錯亂。臥病數日。千七百二十五年一月十八日。夕陽既西。暮鴉啞啞樹林間。於斯時也。全國驚悼。若喪考妣。而俄羅斯國父彼得大帝。乃以其日溘然永逝。年五十有三。

彼得死。距今凡百八十餘年。而俄國日赴強盛。西執歐洲牛耳。東垂涎亞洲蠶食黑龍江畔之地。使吾國不得一日寧處。吾國人士盍眙彼洪業。溯其強盛之跡。而考其成敗得失之故。以爲鑒戒也。

批評

凡人立於世界之上。必求其安心宅命者。非圖有形快樂。卽可以自遂也。夫

以利益爲事。則利益高一丈。禍殃亦高一丈。甚乃過之。專制君主。宜夫其無欲不遂矣。而孰知其苦處。乃非常人所能喻。觀彼得晚年。夫婦父子之間。互相疑沮。乃至宮庭喋血。骨肉相殘。變恩愛爲仇敵。夫彼豈樂於爲此。蓋所擁者厚。則疑人必深。而益以鬻昏之時。羣小相乘。讒間交作。專制之主。乃不得一朝安其心。由此觀之。則鄙夫者。固宜其患得患失。而不知止也。雖然。矯枉過正。亦復同病。若棄富厚。而甘爲玩逸。其歸著亦終不足以安其心。故曰中庸不可能也。

彼得與華盛頓絕異。其一爲功名心所迫。其一爲道德心所使。彼得欲自掉短艇救垂覆之舟。亦以示其矍鑠耳。與華盛頓拯里兒溺水事。雖相類。而居心正自不同。觀華盛頓一生。未嘗伐善。而彼得屢爲得意語。此二人者。不能無純駁之殊。而其境遇之順逆。亦卒不能無異。

彼得與拿破崙。皆抱侵略之志。然拿破崙不用外交詐術。故卒爲列國所乘。而不免於取敗。彼得則聯絡與國。取遠交近攻之策。見勢或不利。卽斂鋒以

藏時有可乘。卽及鋒而試。故得安全。以成大業。夫拿破崙所主張爲民權自由。其勢固不得與歐洲諸國合。但進取太銳耳。彼得反之。專務持重。以求最後之勝利。此其所以異歟。

第十章 彼得之人物

天下之人。往往因性質之異。與夫修養之淺深。而生種種之區別。有單純之人。有複雜之人。單純者。富於性情。易幾於聖賢。複雜者。恃其才智。易儕於豪傑。豪傑之不能兼爲聖賢。豪傑之不幸也。觀於彼得。可以得其證矣。

彼得一生事業。有可褒者。有宜貶者。有可傲者。有足譏者。非能猝然妄加以批評者也。茲述其一二軼事。以任讀者諸君之判斷焉。

彼得性粗暴。往往爲意氣所役使。彼嘗歎曰。『嗚呼。朕力能改革大帝國。而不足以更新茲藐躬。』言何其悲也。然彼得得素好酒。後能自禁。又喜爲慈善事。見人有危難者。恆捨命救之。平生親勞役。無所憚。凡以役人者。無不以之自役。此

彼得之美性也。彼得性雖粗暴。顧勇於從諫。嘗捕盜親臨決囚。命獄吏一一引出屠戮。備極慘酷。中有一囚。以次當斬。行至斷頭臺下。見臺旁多首級。以足蹴之。回顧彼得言曰。

使我頭如是。陛下亦復奚快。

時彼得方盛怒。聞囚人言。忽斂容。因放免之。其後此囚。竟仕至貴族。

彼得通歐洲數國語言。荷蘭拉丁之語。尤通曉。暇輒繙譯外國書籍。又精外科術。常蒞彼得堡解剖場。從事治療。一日教其女學法語。女讀之頗能上口。彼得大喜。因謂之曰。汝幼時得讀書。誠大幸事。苟吾幼時亦得如汝。受完全教育。則縱失吾指。亦無所惜。足見彼得之篤學矣。

彼得臨事勇往邁進。既決則期其必成。而性復忍耐。然有與己見相戾者。則恆不能容忍。好教人習勞。輒躬自爲之。以示模範。此彼得美性中之最美者。一日會羣臣。出掌示之曰。朕爲卿等之皇帝。而掌糙如此。羣臣唯唯。蓋彼得意諷羣臣。當自習勞也。彼得勇於任事。嘗遣人鑿一湖。功成時喜極扶病赴其地。抱持

其人狂呼曰。朕今得觀湖工之成。病亦良愈。其熱誠如此。世之評彼得者曰。彼得者。血氣易動之人也。彼得嘗飲烈酒。益以增其熱度。彼得之頭腦。不受教育。而自聰明。所爲事。殆皆器械的也。由此而論。以彼爲皇帝。甯使之爲造船匠。於彼之性質尤宜。

此論雖未能盡彼得。然亦可以得彼得之半面。要而言之。彼得終不免爲一複雜之人。其品性未經陶冶。故以人格論。彼得固未得謂爲完全。欲效彼得者。不可不熟知也。

批評

千古完人難得。非人之不能爲完人也。蓋求爲完人者少。卽求爲完人。而又不知其方法也。夫人皆有所偏。然於其偏。每可以見其人之長處。亦可以見其人之短處。故道在於補其短。而非在於去其長。所謂沈潛剛克。高明柔克者。非謂制其沈潛高明之力。而不使發達。但當啓發其剛與柔之性耳。剛與柔之性。旣發達。則與沈潛高明勢均力敵。而不使其性之有所偏。故稱之曰

克。猶尅伐之意也。然少年人。知此者蓋鮮。哥倫布善怒。而其末路乃爲仇家所乘。彼得自謂力足以改革大帝國。而不能更新一身。至其晚年亦肇禍骨肉之際。此亦不知淑性陶情之術。在於施根本教育。而徒守頭痛灸頭。灸脚之方。其成效自不可得見也。然因無完全之人格。而遂不能得人生完全之幸福。嗚呼。終身由之。而不知其道者衆。子輿之歎有以哉。

天下本無所謂境遇也。境者隨心而遷者也。然而心爲境所左右。亦往往難免。世之奇才異能者。多爲境所困。而不能大有所展。境遇優者。又不知自愛。卒至於錯過好境遇。無所成就。豈不可惜。俾斯麥見其子循謹。而自悔其幼時粗暴。以爲不受教育之故。彼得亦語其女。以爲己之少時。苟能受完全教育。雖失指無悔。傷哉言也。夫豪傑以不學而自悔恨。世之學豪傑者。乃學其不學。而方自謂學彼。則又烏知固以是自限其進步也。吾願青年男女。三復彼得之言。境遇不良者。隨其境遇而盡其力所能及之事。則道德上價值。決非與境遇良者有所差異也。彼境遇良者。更當自思其對於社會責任之大。

而不可一日忽。受天之命。自求多福。苟其不福。伊誰之責哉。伊誰之責哉。

第十一章 彼得之遺訓

彼得臨終時。以遺訓示子孫。觀其遺訓。可以知俄國侵略之志。今於末章錄之。

第一款。我俄國之人。尙其念禍至無日。平居當一如臨戰之時。士卒宜日不釋甲。枕戈待旦。以排萬難。圖自振。更宜養精蓄銳。以乘時會。不可一日弛軍備。蓋并吞諸國。以致強大。吾國固當循此途轍。以爲生存者也。

第二款。我俄國於戰時。當自他國訂聘將校。平時則延其學士文人。以興教育。使吾國人民。毋落他國後。惟招聘外國人。務須於吾國人自尊精神。無所損失。

第三款。歐洲中。若有紛議事。當藉爲口實。乘間插足於其間。日耳曼爲我隣國。其利害關係。尤鉅且顯。故彼國事變。當以全力干涉。勿使滋蔓。

第四款。對於波蘭。當煽其內亂。賄其貴族。間其議會。使黨俄之人。日益得

勢更須遣兵屯其國境。託爲保護。若他國起與吾爭。則當先與之分割其地。然後徐俟機勢。收其全土。

第五款。對於瑞典。當用蠶食之策。若彼怒而興兵。則吾得乘之而移其祚。次乃圖侵丹麥。惟當侵略之先。務使二國常懷敵意。不相救助。以孤其援。

第六款。俄國親王。當與日耳曼王室結婚。以姻婭之誼。聯絡情意。使彼常爲我助。而不掣吾之肘。

第七款。英國之海軍貿易。皆與我文化有裨。宜與通商同盟。以我之材木物產。易彼金貨。且使兩國商人航海者。互相親睦。以期術業之盛。

第八款。擴張版圖。當北沿波羅的海。南向紅海。以其形勢利便也。

第九款。我俄國領土。當使與土耳其都相邇。蓋於此奠都。統一宇內之基。可立。宜與土耳其波斯搆兵。勿息。更擴黑海海軍。據波羅的海沿岸。而後進。迫君士但丁堡（土耳其都）是爲稱霸之第一著。此外如乘波斯衰微。占其港灣。如經營西伯利亞。回復恰克圖貿易。或南侵入印度。印度爲世界寶庫。

如曹荷得踐斯土。可效法英國。以資財爲吞併之媒。毋須流鮮血也。

第十款。俄奧同盟。當使持久。若奧國欲統御日耳曼。宜奉陽其意。陰煽鄰國。使之交惡。又宜以策令日耳曼諸邦。乞援於我。我乃立於不敗之地。保護諸國。漸使奧國屈服。

第十一款。對於奧國。宜誘以利。使與我親。我乃約之攻土耳其。或以掠奪所得分與之。或與約爲彼復仇。其所得恢復之地。一時當以予彼。

第十二款。於匈牙利土耳其波蘭等之教徒。及我國之希臘教徒等。汝曹當懷柔之。以汝曹之身。爲各團體之總匯。使於宗教社會建立王政。更立閥族（謂門閥之族）社會。俾得積漸歸我統轄。利用斯拉夫尼喀教徒。爲間諜。以之偵察敵情。

第十三款。割瑞典。征波斯。併土耳其。吞波蘭。乃整陸軍。以海軍擁護黑海。及波羅的海。養成强大兵力。徐窺時機。勸法奧以併吞之策。約與均分。兩國若從吾議。當縱之討滅他國。汝曹乃乘其敵。一弋而取之。則併吞世界之功。

可以立定。

第十四款。苟法奧拒吾之議。則當廣布讒間。使兩國交惡。待其兵窮財匱之時。然後我乘其機。大舉陸軍。攻日耳曼。更遣二大艦隊。一向亞東海。一向亞他甯港。載亞細亞之蕃人。以波羅的海及黑海艦隊爲擁護。自地中海出大西洋。乘法之不意。爲掩襲計。二國既平。則其他諸國。可傳檄而定矣。

第十五款。後世子孫。宜循此策。以經略全歐。且舍是之外。更無他良策也。我俄國無窮之福。在於此舉。汝曹子孫。其勿違茲訓。

批評

彼得遺訓。俄人自彼沒後。殆無一不實踐者。分割波蘭。利用黨爭。干涉其內亂。始與普奧均分其地。後乃全歸俄有。其於瑞典丹麥。亦遵前策。而土耳其侵略。亦一如彼得之謀。不料英法二國。起而扼之於黑海。而俄乃不得出地中海。與歐洲列強爭一旦之命矣。至德奧意聯盟既成。而俄併吞德法之謀。遂不得展。故彼得得外交侵略。因時勢變易。卒不能盡如其意。然俄人不得志。

於西。乃求逞於東。印度守禦尙固。又有西藏之阻。亦不能遂其所欲。波斯阿富汗。以英與之力。持均勢之局。其策亦不得行。於是視線所集。一向於吾國。伊犁蒙古黑龍江諸地。蠶食至數千里。大連軍港。租借且數十年。基礎既固。侵略之謀益急。乃乘拳匪之亂。而屯兵於東三省。此數年來之事。人所共覩者也。近者雖敗於日本。不能逞志極東。而又思籠絡喇嘛。以窺西藏。測量戈壁。以通蒙古。伊犁之戍兵。日又增加。波羅的之艦隊。且有實行恢復之說。亞東大陸。終爲俄人所蠶食。俄窺吾圉。各國從而生心。於是均勢之論。旣蠶而瓜分之禍。彌急矣。嗟我國民。尙其讀彼得之遺訓。而知俄人之用心。急起而謀自固之策哉。

0.35



4.88
3-257

